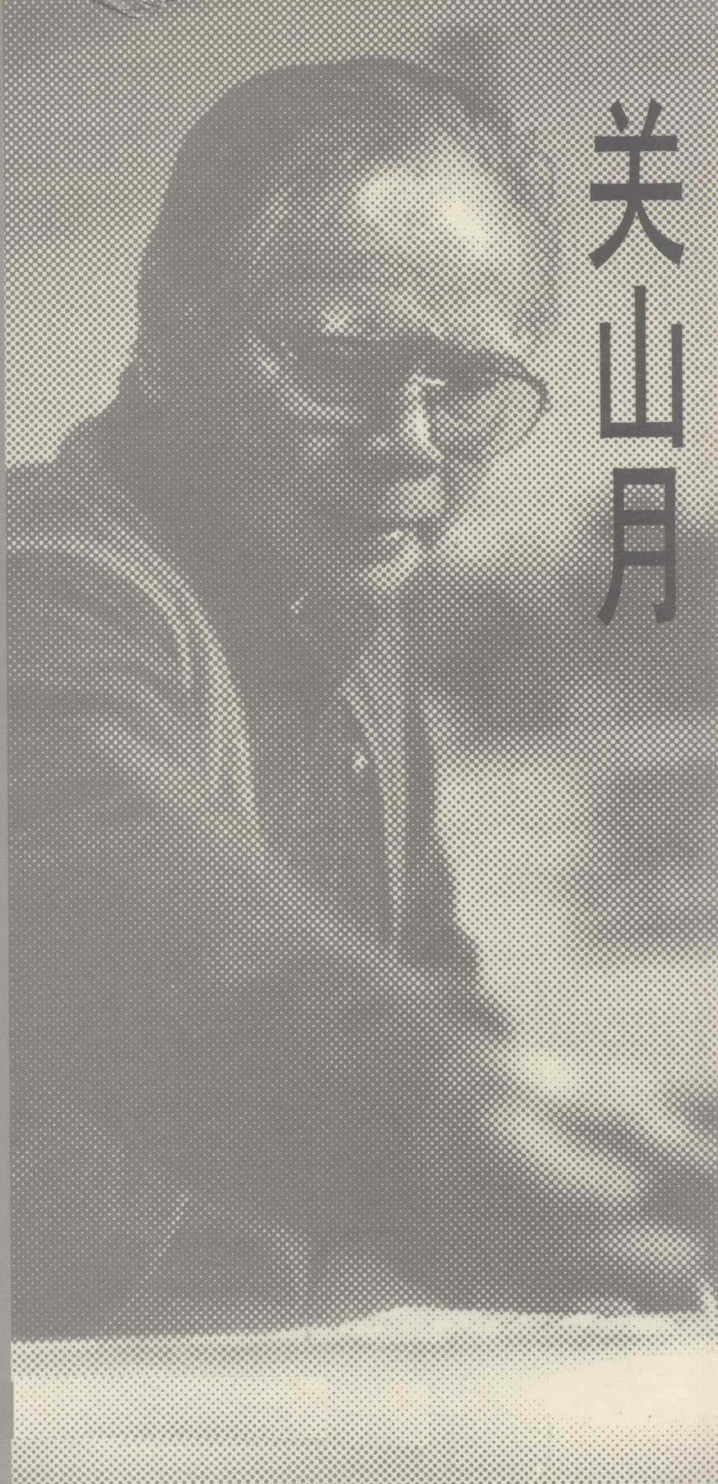


关山月



岭南画学丛书

岭南画学丛书

关 山 月

《岭南画学丛书》编委会 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6年6月

《岭南画学丛书》缘起

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建系已40年。1985年和1993年，“岭南画派研究室”和“中国画理论研究室”相继成立，使中国画系在教学的基础上又加强了理论研究。为了回顾、总结我们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增进与学术界的广泛交流，我们决定以《岭南画学丛书》的形式，陆续介绍中国画系师生在教学、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当然，《岭南画学丛书》中的“岭南”二字只表明我们所处的地域，并不意味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的界限。我们殷切希望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当代中国画学的建设。

《岭南画学丛书》编委会

1995年9月

序

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经历了四十度春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至今已成为具有较大规模、师资力量雄厚的教学群体，是中南地区中国画教学、科研、创作的重要基地。历届毕业生已在中南以至全国许多城市中，担任着美术界领导的重任，他们的创作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而中国画系历年来又多次被广东省高教系统评为重点学科，饮水不忘掘井人，师生们目睹中国画系的发展历程，总会很自然地想到系的创始人关山月教授。

关山月教授不仅是一位当代杰出的中国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回忆起来，五十年代初期，在高等美术学院中，由于对待民族绘画传统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不仅没有中国画系，甚至连中国画的课程都不开设，只安排几节“白描”、“彩墨”课程，还颇多议论，学生连中国绘画的皮毛知识也接触不到。当时关山月教授与潘天寿教授一起，提出这样下去中国画将后继无人，必须花大力抢救优秀的民族绘画遗产，中国画系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创办起来的（开始还只能称为“彩墨画系”。关山月教授当时已担任广州美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画系主任，他与黎雄才教授一起，亲自主持国画系工作，他不仅担任基础课，还经常与师生一起下厂、下乡、深入生活，特别是他曾和师生一起到湛江堵海

工地，和民工一起劳动，推车运土填海，辅导学生毕业创作，并曾先后带领师生一起集体创作《武汉防汛图》及《向海洋宣战》等巨幅国画，为探索中国画表现时代精神作出了榜样。在教学中，他十分强调，通过教学实践，达到教学相长。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特别提出要逐步建立新的中国画教学体系。由于中国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和表现事物的思想方法与西画不同，有它自己的规律，因而提倡摹写、写生、速写、默写的基本训练方法，以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目的。这种严格的基本训练，一直贯彻至今，特别是对临摹课和写生课的研究探索，有了更深的发展，使学生在学期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国画系多年来形成的团结、进取、严格、勤奋的学风，也是与关山月教授的创业精神分不开的。

为了很好学习研究民族绘画优秀传统，关老特别注重直观教材的建设。建系初期，他利用外出工作和开会的机会，千方百计为系里搜集和购买了大批古字画，其中有不少珍品，为学院的资料收藏作出了宝贵贡献，对中画画教学有极大促进和深远的影响。

关老是一位胸襟开阔而又谦逊的艺术家。他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他经常谈到，“岭南画派”不是宗派，而是有地方特色的学派，不是自封的而是客观形成的。对待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关老主张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只有善于吸收各家之长，才能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年来国画系主动聘请国内一些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有成就的艺术家来校讲学，如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叶浅予、陆俨少、谢稚柳、李苦禅、石鲁、黄胄、程十发等等，均先后应邀来校为师生讲学示范，开阔了师生的视野，

因此国画系的教学思想一直很活跃，师生创作风格也绝不会拘于一格，这都是经常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受到的裨益。

为了宏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关老坚持不懈，努力探索，至今虽已逾八十高龄，仍坚持写生活活动，执着地坚持“行万里路”，执着地努力描绘新鲜事物，为创作具有民族风格、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新中国画，始终不渝地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近年来还亲赴西沙群岛、黄河壶口、陕西秦岭黄陵、福建武夷山等地，以至远涉重洋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尼等地，深入写生，归来后进行巨幅创作。最近关老还时时谈起他的“祖国大地”组画创作大计，雄心勃勃、壮心不已。关老希望每年画一至两幅巨制，多活二十年画二十幅，多活三十年画三十幅，以表达他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的赤子之情。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遭受多少挫折，关老始终以振兴中华文化，发展中国画事业，培育人才为己任。在日常交谈中，无时不流露出关心中国画事业的深情。关老给人的印象既是严师，同时又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离开教学岗位多年，但对各种教学活动，都非常关心，热情参加，还经常询及历届国画系毕业生的情况，当听到许多学生毕业后在艺术上、工作上取得了点滴成绩，他都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莫大的安慰，多次写文章对后学予以鼓励。他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学无前后，能者为师。”记得文革后，关老第一次参加中国画系的师生团聚时，他激动地说，这是文革以来心情最高兴的时刻，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温暖。每次中国画系的师生活活动，在百忙中，他总是亲临指导，认真观看学生的作品，提出中肯的建议。近年来，为了促进中国画教学的发展，他拿出自己辛勤劳动积累的资金，建立“关山月中国画教学基金”，以奖励在中国画教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有

突出贡献，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师生，关老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对晚辈也是莫大的鼓舞。

为了纪念岭南画派纪念馆成立五周年，“岭南画学丛书”选编了历年来海内外人士对关老的评介文章，汇集成册，这些文章对关老的艺术成就、风格特色，以及关老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艺术道路，都作了深入的议论及阐述，不失为一部了解和学习关老的生动而又深刻的教材。

我身为关老的学生、晚辈，在跟随关老近半个世纪的师承和共事的关系中，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值此书出版之际，我衷心地祝愿关老在艺术事业上宝刀永不老，艺术之树常青，文锋未钝老犹争！

梁世雄

1996年5月

目 录

关于关山月画展特辑	夏 衍(1)
题关山月画	郭沫若(3)
《关山月纪游画集》序	徐悲鸿(5)
《关山月纪游画集第一辑》序	陈曙风(6)
喜读《疾风知劲草》	杨之光(9)
《绿色长城》的艺术魅力	李国基(11)
山河存浩气，豪情满画图	汤集祥(14)
《关山月画集》序	黄新波(16)
关山月的画	任真汉(24)
最后的工序	
——关山月的用章和论印	黄小庚(27)
关山月的创作历程	黄蒙田(30)
艺术青春常在	
——从关山月的两幅山水长卷谈起	王 立(34)
关山月的艺术	端木蕻良(37)
一个革新者的心声	

关山月未刊稿《诗联画语》挂一漏万读	黄小庚(43)
我看关山月	黄小庚(46)
耕耘收获不由天	
——关山月学画的故事	关振东(49)
题关山月绘赠墨牡丹	端木蕻良(56)
关山月的生活和艺术道路	秦牧(59)
关山月的画	张安治(66)
壮心不已老画师	
——送关山月同志东渡	张汉青(69)
一位革新者的脚印	
——关山月走过的道路	关振东(75)
关山月的近况	奇俊(84)
一笑暖千家	林壖(89)
江南塞北天边雁	
——访著名画家关山月	黄宏地(91)
风尘七十长坚持	
——读关山月的《漠阳笺谱》	黄文俞(94)
三山搬后岱宗攀	
——访著名画家关山月	崔山(97)
佳话·奇迹·珍品	
——一幅名画的诞生	关振东(101)
“画梅何忌倒霉灾”	
——关山月写画趣事一则	毅刚(105)
中国画也要像体育一样走向世界	
——著名画家关山月出访归来一席谈	伊娜(106)
风神借写生	
——访关山月教授	吴启基(109)
观音堂散记	姚北全(112)

关山月与周千秋	张 央(117)
诗境的追求	
——试析关山月的新作《国香赞》	关 伟(120)
关山月谈岭南画派及中国画的发展	纪 红(127)
画家兴会更无前	
——读关山月同志的新作《山花烂漫》有感	汤集祥(133)
述评关山月的人物画	黄渭渔(135)
关山月写梅的意境	古 城(146)
三“山”喜重逢	关 怡(151)
岭南画家关山月先生的艺术	沈善宏(155)
读关山月的《榕荫曲》	关 伟(159)
鼎故革新，继往开来	
——漫话关山月的艺术主张	于 风(162)
两岸文化交流的突破	
——关怀谈台湾关山月画展	赵君谋(165)
笔歌墨舞，融古铸今	徐士文(168)
略述关山月先生艺术创作	林玉山(171)
关山月的艺术生涯	于 风(174)
大画《江山如此多娇》诞生记	孙国维(186)
《关山月论画》序	蔡若虹(191)
情满关山	车 辐(198)
“隔山书舍”造访记	吴 霖(201)
关山月的“隔山书舍”	楼中阁(203)
关山月还乡记	郭 健(205)
赢来难得晚晴天	
——谈老画家关山月的几幅长卷	于 风(208)
生活的艺术与艺术的生活	
——关山月之绘画	章 士(211)

出山不浊	老 烈(214)
关山月之《敦煌谱》	文 楼(216)
不老的情怀	
——访国画大师关山月	刘 见(218)
壮游天下铸丹青	
——著名画家关山月在厦门	张 蕙(223)
关山月《山河颂》画集序	秦 牧(225)
了却平生愿，入闽画中游	赵君谋(229)
叶浅予与关山月	包立民(231)
岁暮寄山月	蔡若虹(236)
“风尘未了”	王朝闻(241)
回顾前瞻，居安思危	
——“关山月回顾与前瞻作品展览”的启示	于 风(243)
关山壮丽，明月清辉	
——看“关山月回顾与前瞻作品展览”	老 烈(246)
七律二首(赠老友关山月同志)	蔡若虹(250)
不寻常的画展	
——记关山月在澳门的两次画展	关 怡(251)
关山月年表	(255)

关于关山月画展特辑

夏 衍

《文岗》出了半页中国画家关山月先生的画展特辑，当天就听到了一些不很有意义的闲话，我们不相信艺道中人会这样偏狭，当时丝毫不曾介意，今天，我们又接到了一位署名“钝”字的《文岗》爱读者的来信，说这“是不该的，是一件可惜的事”，我们感谢这位读者的好意，但是对于纯先生的惋惜，却还是不敢苟同。

《救亡日报》是一张以巩固强化民族统一战线为任务的报纸，《文岗》是以巩固文化界统一战线为职志的副刊，所以只要对于抗战救亡多少有点裨益的文化工作，我们都不惜替他尽一点棉薄，对于新的如此，对于旧的也是如此，旧形式的诗，旧形式的画，旧形式的小说，……只要他还有读者（即使他已经在逐渐减小中），那么他就要在现在阶段的人民文化生活中起相当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于这些旧艺术形式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不满于过去的作风，而开始走向新的方向摸索的人，特别要用友谊的态度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更进步。因为作风派别不同而先天的用一种嫌恶的态度来对付方才开始走向进步的人，现在似乎已经不是前进的文化工作者应有的事了。

关山月先生的画，在新的，进步的画家看来，当然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批评的地方，但是他并不拒绝别人的批评，

他还亲自再三的对人说：“单讲好话对我没有好处，希望给我严正的批评”，所以我们以为将他的画介绍给观众，在精神上对作者给以鼓励，和对技术思想给作者以批评，不仅不背道而驰，而正是同时需要，记得去年关先生在香港开展览会，中国在倾向上最前进，在技巧上最优秀的新画家叶浅会、张光宇……诸先生，都帮了他很多的忙，光宇替他编的特刊，篇幅也许要比《求亡日报》的大上了几倍，这一种友谊的鼓励，我相信不仅消除了新旧画家间的隔膜，而且对关先生的前进作了一个有力的推动；在这里我必须提起就是当时新画家们一方面诚挚地替他帮忙，他方面却没有放弃了意识上和技术上的批评，只有这种坦白而诚恳的批评才能使过去不同于一个方向的作家接受，也是可以想象的事了。

在目下这样的国内外情势空前困难的时候，巩固团结应该是每个前进文化工作者的责任，那么对于一个刚从纯艺术的画室里跑出来，要跑一跑战地，描写一下战时人民生活的画家，难道不该给以应有的(即使是稍稍过度了一点的)鼓励？前进的人只应该有一种更大的责任，而并不能要求有更多的权利，前进文化工作者误认了自己的责任和地位，难道统一战线不应该前进者去统后进者，而该由后进者来统前进者吗？

我们不能同意“钝”先生一般的看法，但是我们极希望有余所亚先生所发表一般的批评，因为批评不妨严格，而心底和态度都要坦白和民主。(1939)

题关山月画

郭沫若

塞上风沙极目黄，骆驼天际阵成行。

铃声道尽人间味，胜彼名山着佛堂。

不是僧人便道人，衣冠唐宋物周秦。

囚车五勺天灵盖，辜负风云色色新。

大块无言是我师，陆离生动孰逾之。

自从产出山人画，只见山人画产儿。

可笑琴师未解弹，人前争自说无弦。

狂禅误尽佳儿女，更误丹青数百年。

生面无须再别开，但从生处取将来。

石涛河壑何蓝本，触目人生是画材。

画道革新当破雅，民间形式贵求真。

境非真处即为幻，俗到家时自入神。

关君山月，有志于画道革新，侧重画材，酌挹民间生活，而一以写生之法出之，成绩斐然。近时谈国画者，犹喜作狂禅超妙，实属误人不浅。余有感于此，率成六绝，不嫌着粪耳。

二

国画之凋敝久矣，山水、人物、翎毛、花草，无一不陷入古人窠臼，而不能自拔。尤悖理者，厥为山水画。虽林壑水石，与今世无殊，而亭阁楼台衣冠杖履必准古制。揆厥原由，盖因明清之际，诸大家因宗社沦亡，河山之痛，沉亘于胸，故采取逃遁现实一涂以为烟幕耳。八大有题画诗云：“郭家皴法云头少，董老麻皮树上多。世上几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最足道破此中秘密。唯相沿既久，遂成积习，初意丧失，而成株守，三百年来，此道盖几于熄矣。近年渐有革新之议，终因成见太深，能者亦不敢遽与社会为敌。关君山月，屡游西北，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焉见之。

本文原载1945年1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

《关山月纪游画集》序

徐悲鸿

艺术乃最无束缚、极度自由之世界，故襟怀广博、感情敏锐之士，以几年苦功把握造物之色象，以后即可聘其才思所至，尽情发挥，毫无顾忌(只不违反公德)，不足则益以游纵，扩大见闻范围，或研讨学术，开辟思想，此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意也。

岭南关山月先生，初受高剑父先生指示学艺，天才卓越，早即知名。抗战期间，吾识之于昆明，即惊其才情不凡，关君旋游塞外，出玉门、望天山，生活于中央亚细亚者颇久，以红棉巨榕乡人而抵平沙万里之境，天苍苍，地黄黄，风吹草动见牛羊，陶醉于心，尽力挥写，又游敦煌，探古艺宝库，捆载至重庆展览，更觉其风格大变，造诣愈高，信乎善学者之行万里路获益深也。胜利之后，关君走南洋，所至声誉鹊起。今将集其精华付梓，敬举所知，为阅者告。

卅七年大暑悲鸿序于北平蜀葵花屋(1948)

《关山月纪游画集第一辑》序

陈曙风

约略记得二十九年的秋天听见陈树人先生说山月兄婉却了某一间大学的聘，而向西北写生去；山月兄之不就那时的教席，猜其意思大约是濒海的南人入川不是一件易事，如不趁这机会到西北走一趟，以后不知何时可去，况且结伴又非随时可有。西北归来的人的画展，在重庆看了几个，各人有各人观察的独到处，但那时在重庆只听得山月回来了，画却未拜观过，直至回广州共事市艺专时方有看的机会。西北之行各人有各人的传奇式的过法，就中如吴作人氏，说他穿了九双羊皮袜子，和沿途用画笔把食宿写回来的生活，由此推测西北之行不会是怎样安适的，敦煌画集内关氏自序也说到他在洞内临摹壁画，如何一手提灯一手作画，由这又可以知道除了生活不大舒适之外，即工作也并不很容易，这样难的生活，一个文弱书生竟然要去，而且又同他文弱的太太李小平女士去，这是一件画创作的罗曼司，所以自从山月兄坚决去西北而不就那时的教席这件事以来，树人先生言谈中屡屡说及他感觉这样干是识见高远。因为从事教育以后的机会还多；而探求发掘的机会则不可失、他预言这位青年画人的成就。（其实前乎此他的作品已陈列在世界的画坛，他的《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渔娃》等已出品于苏联中国美展。）